



07973

師道

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
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
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戲即位常設後
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怠不忝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
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
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三六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
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循者
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
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
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御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
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
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蘓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自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懾懾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故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七

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詢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

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童門人或疑此童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七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忝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許衡為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諉怒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

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什伍曹中
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每說書不務惟
懇款周析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
後已嘗問諸生此童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
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覺徒說也每謂書中
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
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
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
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
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十九

不同處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
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
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
思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
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
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
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
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
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

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
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
之意也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六

機智

散宜生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進上大悅乃釋昌罪昌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其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

楊氏塾訓卷之六

全

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疆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敵。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全二

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言疆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持耳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
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
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
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
上憂之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楊氏塾訓卷之六

全三

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
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帝悉吞秦苛儀汰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
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

帝功之章
必是上以
必竟故抑
之故
及之言獻之

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父長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全四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頌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

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徃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全五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武帝傳。田千穩一言寤主。何哉。知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穩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穩訟太子寃。是千穩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穩為高廟寢。即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傳中亦言千穩啟厚。

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葬託太后及帝父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獻帝車駕至雒陽曹操將兵至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遷都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十六

曹操下令曰孤始於樸東築精舍欲穩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催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

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
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實不可也誠恐
已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
虛名而處實禍也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
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勔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
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其軍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趣諸藏競取寶物軍

楊氏鑿訊 卷之六

七

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
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
實

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
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殪高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以淵使步騎數千
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
折簡可致吾乃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
敵不如卑辭推獎以矯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
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候關中平定據險養

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洩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
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
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
附翼唯望早膺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
容復附於唐斯榮足矣矧高辛於牧野所不忍言
執子嬰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
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
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

楊氏鑿記 卷之六

八十一

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
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也且以今日材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
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
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
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慊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
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
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
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魏
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

言哉。

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立為之毀觀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長安之政曰二

凶雖誅產祿猶在太卓不忝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

楊氏整訓卷之六

全九

地若不早嗇臍無及不從。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往復社稷徵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撒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帝后惶惑走入飛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

帝有疾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錢惟演結交內侍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亨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

楊氏壘訓卷之六

九

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者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子買矢立於陳前子儀免曹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

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而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甥舅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

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絹三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源。大破之。殺吐蕃萬計。英宗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頷玉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章制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至

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公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

楊公望詞

卷之六

卒輒折馬廐為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穩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張忠定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分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原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王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譏責。乃因僧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康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奈何。益願王勿行。古山論曰。是時康王之去。留特在頃刻間耳。去則

北宋遂絕留則南宋復延故曰機會之際間不容髮信矣哉

帝怒朱熹言事陳俊卿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遂授職

汴京陷將屠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地土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

勞也元主許之

